

F 凡人一叶  
anrenyiye

## 背篓里的网球拍

□莫小米

黧黑的面庞,腼腆的浅笑,瘦而结实的小身板,背着一个竹编民族特色的“背背篓”,背篓里插着一对网球拍。

佤族少年王发的这张照片,很有视觉冲击力。冲击力来自强烈反差,山里的孩子,与号称“贵族运动”的网球,怎么就能扯到一起?

王发的家在云南大山深处——沧源县芒回村。在王发8岁之前,根本不知道网球为何物,更不知道什么是“赢”!

而凭这幅照片出圈时,他已在2022年的一项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站上,战胜所有对手,获得U14男子组的单打冠军。

当王发在人群的簇拥下接受采访时,张晓洪静静地坐在一边。

张晓洪是昆明一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,也是将王发带

离村庄的人。

上世纪70年代,张晓洪跟父母生活在武汉,家门口的中山公园有简陋的网球场。跟着网球教练练了两年后,12岁那年,军人父亲转业回云南老家,张晓洪跟着回云南。因为当时的云南省网球队没有名额,他转而加入省篮球队,一直待到1986年退役。

1992年,张晓洪去深圳做网球教练,后来,开始自己招生。

一次他在云南山里自驾游,手机没电了,让向导家的小孩从山顶下去帮他取充电宝。话音刚落,小孩就跑没影了,他爬了一个小时的崎岖山路,孩子只用了20分钟就回来了。

包括那个表现优秀的王发,张晓洪初见他,聊天时突然拿起一个网球往他眼前一丢,

他一下就把球抓住了。

山里孩子令人惊叹的身体素质让张晓洪产生一个念头:别的小孩能练网球,为什么他们不能?

他做到了,尽管困难非常多。包括时间和经济投入,包括一开始的信任危机,更包括初见成绩后,周围人的质疑……

张晓洪不在意别人怎么想,他有个信念非常坚定,山区孩子先天惊人的体能与坚韧的性格,也许恰恰能够帮助他们在网球这项“贵族运动”里崭露头角。

Z 哲理小品  
helixiaopin

## 放过别人的缺点

□季 湘

哥哥对妈妈说:“弟弟很讨厌,总拿我的衣服穿,穿脏了也不洗。”妈妈笑了,喊来弟弟,说:“哥哥想吃蛋炒饭,你去炒一碗。”十几分钟后,弟弟给哥哥端来一碗蛋炒饭。此时,妈妈问吃得正香的哥哥:“你还讨厌弟弟吗?”哥哥摇摇头。妈妈微笑着:“你不要总看弟弟的缺点,这

样才能心情愉快。弟弟的优点也很多,他乐意为你做蛋炒饭,很多当哥哥的人,根本享受不到这种福利!”

一个人思维提升的标志是首先关注别人的优点,而不是抓着他人的缺点不放,给自己找不愉快。尊重个体差异,欣赏别人的优点,放过别人的缺点,自己的心态会变好,人生也会更顺利。

R 人生感悟  
enshengganwu

## 饺子皮里的人生哲学

□乔凯凯

北方人冬天爱吃饺子,平日里隔三差五吃一顿。我奶奶也喜欢吃饺子,更擅长包饺子。奶奶包的饺子,皮薄馅儿大,味道鲜美,吃到嘴里停不下来,往往吃到直打饱嗝才猛然想起,又吃撑了。

小时候喜欢挤在奶奶身边学包饺子。因为贪嘴,总觉得馅儿多才好吃,把面皮撑得圆圆滚滚,刚下进锅里,皮就破了,馅儿漏得满锅都是。吸取破皮的教训,我不敢多放馅儿了,可饺子包好后却扁扁的,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,不中看,也不中吃。而奶奶总能把饺子包得饱满、圆润,又不

会破皮。煮好后,盛在白色的瓷盘里,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奶奶告诉我,有多大的皮,就包多大的饺子。馅儿多了,饺子皮捏不牢,就煮成了一锅片汤;馅儿少了,一口空面皮咬下来,嘴里没滋味。

“有多大皮,包多大饺子”,直到成年后,我一直记得奶奶的这句话。与其说它是包饺子的技巧,不如说它是一种人生哲学。自知、自制,方能从容、舒适、游刃有余,没有浪费的委屈,也没有逼仄的窘况,一切都刚刚好。

R 人生百味  
enshengbaiwei

## 陪你重复无数遍

□平原马

妻差不多每天都要给岳母打个电话。

岳母八十多岁了,耳朵很背,跟她面对面说话需大声吼。但电话里却可以听得清,这个有点神奇。

娘俩每天都说些什么呢?关于这个问题,我“采访”过妻。她笑着说:“还能说什么,不过就是把说过的再重说一遍呗。有时候,还要说好多遍。”这一点我很佩服她。

我曾经留意过几次。岳母电话里讲的故事,差不多二十多天前就讲过,大意是村里某老太太跟儿媳闹别扭,彼此一来二去如何闹腾。妻每次打电话,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一样,表现出惊讶、感叹,还要不时询问其中曲折原委。这耐心,差不多是天底下最好的演员和听众了。

突然想起岳父。我问岳父活着的时候,打电话也会这

样吗?妻想了想,偶尔会。不过,妻补充说,爹那会儿,一旦说重复了,就会加一句:“这个事,我以前跟你讲过一次。”

看来,天底下孝顺的儿女都是相似的,只是父母各有各的不同。

二大爷活着的时候,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,那就是看天气预报。

他不仅要吧晚上七点前省台的天气预报看了,还要把七点半后中央台的天气预报也看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看两回。他说,这样才准呢!

农忙的时候,他要看。因为,天气可以指导第二天的田里劳作。而农闲的时候,他也要看。即便冬天的时节,他也一天不落。有人说,天这么冷,家里窝着,还用看什么天气预报。二大爷说:“我要看下不下雪。”别人又问:“你又不出门,不远行,看那个有什么用?”二大爷像是回答,又

像是自言自语,说:“下雪好啊!”

有一年冬天,二大娘在集上买了根温度计回来,挂在墙上。整个冬天,看温度计成了二大爷的另一个习惯。早上起来,衣服还没穿利索,他便奔到温度计前,觑着眼,盯半天才看明白,还要在16摄氏度和16.5摄氏度之间徘徊半天,最后来句“这天可真冷了”,才出去开院门,扫院,撵得鸡狗满院叫。

二大爷每天都要去街上溜达,出门前的仪式,是去看看温度计,回家后的仪式,还是去看看温度计,也不见他因为温度的高低而增减衣物,用二大娘的话说,二大爷这是“魔怔”了。

二大爷去世之后好几年,那根温度计还在墙上挂着。一个那么在乎天气预报和温度的人没了,那间小小的屋子,显得特别空,特别空。